

存入

縈繞心頭的 旋律

回憶落下的字句化作五線譜，
成為一首首給生命的情歌。

在作家與音樂創作人筆下，
過往的歡笑、親人的身影隨著音符延伸
一小節、一小節
領他們回到最好的時光……



存入，縈繞心頭的旋律 - 葉國居

【故鄉那朵鬢髮花】

這個秋天寫下的第一首歌，是一朵會行走、會隨歲月盛開的花。它的花瓣從滿頭烏絲到白雪蒼蒼；飄散的芬芳，是汗水、柴火、田間勞作的氣息。

跟著旋律走進葉國居的字句間，彷彿再次看見當年阿婆辛勤的身影，始終陪伴每個孫輩心中。讓我們一同聽見，記憶裡那朵永遠盛開的鬢髮花。



葉國居

桃園客家人。為臺灣作家、書法家、詩人，逢甲財研碩士，現任臺中市政府參事。曾任臺中市地方稅務局副局長、新竹縣稅捐局局長、文化局副局長。作品橫跨散文、小說、現代詩創作，多篇作品選錄臺灣及香港高中讀本。其著作《鬢髮花》曾選錄 110 年大學學測國文試題第 5 題，並多次接受客家電視台專題採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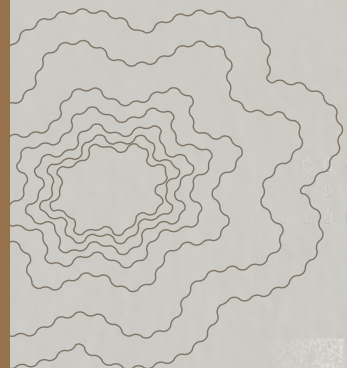
獲獎經歷

- 2002 年第一屆玉山文學獎散文正獎
- 2003 年花蓮文學獎、竹塹文學獎首獎
- 2006 年第二屆林榮三文學獎散文二獎
- 2008 年第 19 屆金曲獎最佳作詞人入圍
- 2013 年第 35 屆聯合報文學獎散文大獎
- 2014 年九歌年度散文獎
- 2015 臺灣文學獎金典獎

散文作品「相片裡的公雞叫聲」，經導演拍成動畫電影，入選 2022 年印度普那短片節及烏克蘭國際兒童媒體節最佳動畫等國際大獎。

出版作品

- 散文集
- 《鬢髮花》
- 《客家新釋》
- 《牽衫尾》



0000100000
001000010000
000000000000

000000100000

0110
0001
0000000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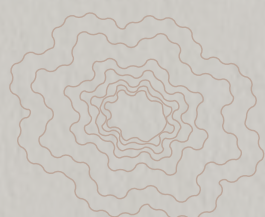
【故鄉那朵髻髻花】

邀稿 | 葉國居

有一朵花，曾幾何時它盛開在客家庄，這蕾花會移動，白天在田園山崎，夜晚開在家裡。它的花香是汗水香味，是臺灣四、五年級這個世代的普世價值之花，也是永藏在我心中，最唯美的客家花朵。

九二年，我在新竹縣文化局任職。有一天，鄭朝方先生來訪，我們素昧平生，彼時他還是個青澀的學生，手持一曲自創曲，央請我為他填寫客家歌詞。我從未有這樣的經歷，一時不知如何拒絕，勉為其難應諾後，心裡壓力爆表。看他滿懷憧憬，我怎麼好意思辜負他呢！在夜裡反覆諦聽卡帶，數日苦無靈感。一個星期後的清晨，赫然發現那種曲調，彷彿是在描述一個客家村婦的日常，時而是淡淡地靜好，時而有風吹日曬的激昂，在眾多大日子、小日子裡，碌碌一生。

是年，恰巧阿婆往生十週年，心中萌生念頭，人生的第一首客家歌詞，想獻給阿婆那一代的客家村婦，她們有一個共同的外表特徵，就是後腦勺上的髻髻。客家庄還沒有吹風機時，洗髮也是有儀式的，阿婆總是在午後的天井洗頭，清洗後一邊以潔布擦拭，一邊用陽光曬乾，為了田事耕作的便利，她將長髮結成一團圓圓的髻髻。我從小就把它想像成一朵花，年輕時的黑壓壓，中年時的花拉拉，以至於年邁時的白花花，是一朵由青絲變白髮的髻髻花。對於這朵花顏色的轉變，我並非出自長期細緻的觀察，而是在每個和阿婆相處的時光裡偶然驚覺。每個片段的記憶，如同拼圖，一張一張地建構了心中完整的花朵。



當這朵花還黑壓壓時，我經常尾隨它，跑遍地頭地腦，東畝西畝，上屋下家，打從清早開始直到日落黃昏，阿婆鎮日雙腳不曾停歇。大當晝，她頂住了烈陽如漿，在田畝辛勤工作。斷烏之後，在濃稠如墨的暗中躡手躡足前行，煮飯、洗衣、餵豬、趕鴨鵝回舍。一天下來，身上滿滿的汗味，髻髻一樣不能倖免，那是我童年隱隱約約又若有若無感受出髻髻花的氣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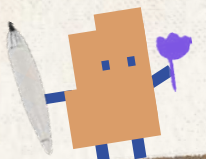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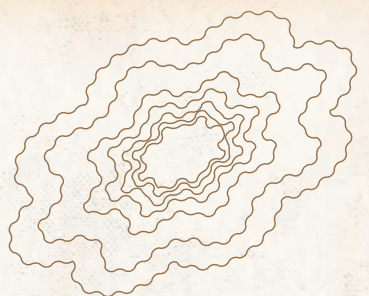
念小學時，叛逆上身，彷彿比同齡孩子來得更早，屢屢對阿婆煮的飯菜索垢尋疵，無事找碴的那種。一日午飯，打開湯鍋蓋，驚見湯中盡是蟻屍點點，大聲抱怨後，負氣擱下飯碗，逕往外頭衝去。晒穀場的後方是茄苳溪，大樹夾岸，約莫下午三點，她沿著溪畔邊坡的泥檻走到溪畔張望許久，她應該是在尋找還沒吃中飯的孫子，而我調皮地躲在一棵茄苳樹上，就像和她在玩捉迷藏，看著她往上游瞅瞅，再往下游瞥瞥之後，蹣跚離去的身影，可以感受她的心焦，我卻暗自欣喜。那日捉迷藏，她做了一下午的鬼，卻找不到她想要找的人。

日落黃昏回到家中，照常理推論，此時廚房的柴火，應該是劈哩啪啦地燒著，柴入爐出，灶孔門呷歪作響，炊煙也早已直達天聽，但卻出乎意料地無聲、無味、無煙，一丁點動靜都沒有。我開始後悔當晝無食，如今晚餐又毫無著落。心裡黑咕隆咚地，悄悄走進廚房，發現祖母左手端著豬油盆，在廚房窗戶邊利用逐漸流失的天光，不斷用右手撿拾，那些因覓食而淹死在其中的螞蟻。一次次地，一隻隻地，顯得有些慌忙。就在臨暗時分，驚覺阿婆滿頭白髮，像掛在窗邊的一輪明月，白朗朗、晃悠悠的，而那髻髻像極了一朵盛開的白花，流動著暖暖地光汁。阿婆怎麼在一個下午就白了髮呢？彷彿我在那場捉迷藏裡，躲了好久好久。青絲到白髮，一個客家村婦的一生呀！

那是一首客家歌的濫觴，我花了數日，架構完整的故事，尋找歌詞中的韻腳，彷彿那韻腳也隨著阿婆的步伐，踏遍故鄉每個角落。寫的是自己親身經歷的故事，自然得心應手，阿婆頭上的那朵形象之花——髻髻花。

〈髻髻花〉

在家鄉
 開等一蕊白白靚靚个花
 一蕊花，看起來就像人擎等一支遮
 打早，在田園山崎
 暗晡頭又轉到個屋下
 該蕊花，係阿婆頭拿頂个髻髻花
 髻髻花，毋驚日頭烈烈天公轉風車
 哈哈，毋管到那位
 心肝盡在，心頭暖一支遮
 髻髻花，你看該，迷人花香毋會差
 該蕊花，汗水香，因等親情分麻儕
 髻髻花，係恁樣勞勞碌碌
 朝晨做到日頭斜斜
 髻髻花，你看該，
 阿婆越老越開花
 該蕊花，白雪雪
 青絲變白髮為了家
 這蕊花，係恁樣个永永遠遠
 日日年年開等啊



97年，髻髻花發行專輯前，那時候客家庄已鮮有婦人頭上結髮髻，即便如此，記憶中那朵髻髻花，卻日以繼夜在我心中滋長，如同日月推移永不停歇。有一天，朝方邀我到新竹城，進錄音室聽初版錄音，他希望聽取我的感觸和建言。斗室僅容旋馬，昏暗，音樂響起，他合拍而歌，咫尺之遙，卻宛若他在臺上，我在臺下。我有一種感受，他已伴隨著歌聲中忘情走入那個年代，而我就坐在臺下靜靜聽著，感受客家庄四季遞嬗，彷彿透過那般的音樂旋律，這般的故事情節，唱進了我們的心坎。不禁覺得自己的眼眶在發熱，走出了錄音室，發現朝方的眼睛也是紅通通地，但我們心照不宣，相視無語。

「文學與音樂髻髻花」專輯發行後，我與花期總是不期而遇。學生在九份商店街旅遊，連忙與我通話，從話筒送來一朵髻髻花。朋友在南臺灣捎來的問候聲，背景音樂也是髻髻花，那是一個天光的清晨，彷彿是阿婆的步履，踢踢蹻蹻而來，我在睡眼矇矓中若驚若喜。又從那一刻起，感受到髻髻花在這塊土地遍地開花，彷彿從這個世代失而復得，又或許那朵髻髻花自始至終就未曾離開過。那年我以

這首歌詞，入圍第十九屆金曲獎最佳作詞獎，冥冥中自有阿婆的一股力量在醍醐灌頂，加持加力。

流行音樂，難在持續流行，意味著髻髻花也會有褪色的一天，像是過往的人生，將被如流歲月慢慢沖淡。頒獎過後偶在電視及廣播電臺聽到髻髻花，宛若那朵花在生活間零星散落。十年後，意外看見這朵花，乍現千株萬朵，在音樂家張舒涵老師編曲後，多達數十個知名合唱團體選唱髻髻花，他們在國家音樂廳、歌劇院、演藝廳，不分族群學習這首客家的流行曲，我每每受邀，在現場感動不已。彷彿那朵會移動的花朵，翩翩而去又負笈而來，三不五時就撞見其穿梭的身影，聞到花香。

每次坐在音樂的殿堂聽到這首歌，宛若自己在複習和阿婆相處的細節，思緒總會飄向故鄉茄萾溪畔。在阡陌縱橫的田野，在禾埕的盡頭，傾聽溪水潺潺。阿婆的步履再次穿梭穀倉柴房，豬舍鴨寮。就在我回眸的瞬間，在灰暗的音樂廳座位席上，我發現了暖暖的光汁，從一朵白朗朗的髻髻花中，緩緩地流動著。